

爱的 变奏

叶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

爱的

变奏

叶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叶辛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233-03111-1

定价：18.00元

（平装）

（布装）

（精装）

（平装）

（布装）

（精装）

（平装）

（布装）

（精装）



爱的

叶辛 著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广东旅游出版社

爱的变奏

一代人的青春·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卷六)

叶 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 11.75印张 257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21-986-9

I·348 定价:18.50元

内容提要:

上海知识青年矫楠与宗玉苏从初恋到成婚终至离异，波澜起伏，饱经忧患。本书以这一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现出一代青年艰难坎坷的生活历程和复杂深挚的内心世界。动乱年代，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和失落，困惑和愧悔；从山乡返回大城市，又面临种种新的严峻的人生课题，急待思考和抉择。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向多舛的命运低首。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

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侮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也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经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凜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今天，广东旅游出版社借三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一代人的青春》系列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今年的八月十五日，气温高达39.4℃，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多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

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象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一代人的青春》七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们的欢迎罢。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時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宏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三十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一代人的青春》丛书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一九九八年九月

关于长篇小说主题的思考

——摘自阅读与写作笔记(10则)

1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什么？

看来这个始终围绕在青春时期的题目又有重新思考的价值。

为了获取权力？寻找自我的价值？得到幸福无边的爱情？
摘取光焰不灭的艺术殿堂之一席？还是利他、为祖国、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

无论什么题材的写作，看来都得解答这一问题。解答的肤浅、草率，就会影响作品和人物的深度。

2

赎罪。

这是人生一个经常遇见的心理现实,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人称作催人泪下的社会悲剧,补评论者认为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哲理小说。写的是拉斯柯尼科夫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后的故事,探讨的是这样一位人物的灵魂最终是否能得拯救。实则便是赎罪。

多少文学家选择了同样的主题。

人在一生中,故意或不经意或被迫或由于幼稚、盲目、虔诚、一时冲动犯下的过失、罪恶和不可饶恕的丑行,时时都在啃噬人的灵魂。这一心理在当代节奏迅疾的生活中将演化多少艺术上悲欢。

关键在于寻找角度。

美好的事物和善良厚道的人在你的身边、在近在咫尺的距离时,人们往往很难认识它的价值;而一旦失去,人们才发现他有多么珍贵,且哀叹永远也不可能找回来了。难道这不又是一种心灵的赎罪……

3

对待邪恶的态度,是人生时常面临的课题。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和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之所以永垂青史和畅销,同他们选择了这一主题并表达得栩栩如生

不无关系。

以奇制胜,写恐怖的凶杀、写变态的心理感受、写露骨的色情、写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显得软弱无力悲观厌世……固然可以吸引读者和畅销,但绝不可能有艺术生命力。

相反,在邪恶、罪孽面前探讨人的品质,在软弱、依附、假作不知、麻木不仁、奋起反抗、拼斗或是靠救世主出场解难,还是以集体的力量、唤起民众去摧毁……显然这样的题旨要深远而经久得多。

电影《在码头上》从这一角度入手,据美国东部各码头实地调查一年的材料,由伯德·舒尔伯格编剧,名导演卡赞执导,一举获得八项金像奖,可以为这一观点作注脚。因为它选择的同样是对待邪恶的态度这一主题。

4

人在疾风暴雨般的骤变忽然降临时产生的狂热、惶惑、骚乱和盲动,以及这类骤变给人类(作品中的主人翁)带来的戕害,是经久不衰的主题。

面对这一类题材时,很容易使作家落入“套子”的诱惑。但只要搞得好,比如《哈姆雷特》,将使得整个作品多姿多彩、扣人心弦,犹如奔腾的江河般澎湃急荡。

5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迅猛进展,过去的事物连带它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演变甚至消亡,

这样的现实要求和逼使世界上任何角落固有的道德观念跟着有相应的、有时小有时又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带给人物的,往往是悲愁和欢乐兼具,不少时候还常常是痛苦大于幸福。要使笔下常青,关注和研究变化着的生活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一条,长篇小说的构思和主题便会时常流产。

6

爱情被称作永恒的主题。而被无数人纵情讴歌的尘世间的爱原是相互的、有限的、时常还是不牢靠的。难道这一道理不也是永恒的吗?

7

1989年5月,在承德听到吉祥天母的故事。照录如下:

吉祥天母亦叫福女天,在民间又呼作普渡母。她的形象丑陋得令人作呕。所铸铜像(存普宗乘之庙—外八庙之一)脸庞龇牙咧嘴、敞胸露乳,一手作假娇羞托于腮下,一手张牙舞爪举得高高。颈项里套一串项链,项链上串着一圈骷髅。一前一后有两个人身妖头的小孩紧随她所骑的骡子,作呼唤状。

相传吉祥天母当姑娘的时候,是个十分美丽逗人的女子。她相当得意,交了一百多个男朋友,她的父亲对她的此种行径大为不满,愤恨得把她关了起来,欲加死罪。吉祥天母的母亲可怜女儿,趁父熟睡时,让女儿骑上一头骡子逃跑。福女天慌忙逃跑中惊醒过来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追来,张弓搭箭,欲射死女儿。不料一箭射来,正中骡子屁股,反刺激得骡子逃得更快。从此,吉

祥天母骑的骡子屁股上竟然多了一只眼睛，那便是箭伤所致。

吉祥天母逃出父亲的魔掌，从此浪迹天涯，愈加放荡。并为报复男人，开始食人。吃了人之后她把人头串成项链挂在颈上。每食一人，她的脸便变难看几分，吃人愈多，她就愈变愈难看。逐渐地变成今天我们所见铜像上那个鼓眼咧嘴，额头中间还长出第三只眼睛的残忍之相。

如此可恶的人，为佛法所感，竟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追悔中专门驱邪降魔。为以往之行径赎罪。

正在这时，海中有一兴风作浪、无恶不作之凶魔，谁都降伏不了它。吉祥天母主动上门去，嫁给了凶魔，以便摸清凶魔秉性和妖法。她心甘情愿服侍凶魔七年，获得了凶魔的信任，成为凶魔的妻子，并在和凶魔共同生活十三年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到了第十三年终，吉祥天母趁凶魔高兴，将其灌醉，杀死，遂即骑上三只眼的骡子离去。却不料她与凶魔生下的两个半人半妖的孩子追了上来，连声惊呼：“妈妈、妈妈……”吉祥天母想到这是魔种，挥剑将两个孩子的脑壳砍落，催鞭而去。谁料那两个被砍落脑壳的身子，仍在急急追来，声声呼喊。吉祥天母心中不忍，随手抓起两颗被砍落的小妖的脑壳，按在追来的孩子身上。从此紧随她的两个孩子即为人身魔首……

故事有些离奇，回来就翻查《佛经故事选》，遍寻不见。心知这故事已有民间传说的成份，遂记录下来。凝神琢磨，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难道便没有类似“吉祥天母”的故事吗？

如果创作一部当代“吉祥天母”之传说，难道不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主题？！

8

死亡也是所谓永恒的主题之一。

不是因为死亡本身确有那么多的笔墨可以渲洒,而是走向死亡的过程吸引着无数的文学家。“哈姆雷特之死”“高老头之死”“安娜·卡列尼娜之死”……如同雷蒙德·A·穆迪的《濒死体验》一书那样,描绘死亡过程的常常是精力充沛的活人。真正体验了死亡的人是永远也读不到描绘死亡过程的书的,哪怕这本书震惊了世界。

死亡被认为人类生命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死亡本是从来是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它的难以名状、它的种种感觉,它的回光返照,都以带有强烈的情绪和丰富的想象吸引着所有的艺术家,演员们演它,画家们画它,作家们写它,而它的真实究竟如何,则被放在其次的地位。人们只要求它让众人感觉到的“真实”和“像”就可以了。

这是否亦从一个侧面阐述了艺术的真谛?

9

最充分生动体现主题的是感情。

不论是光线、色彩、声音、景物、情节、故事、情绪渲染、心理现实和所有的人物,如果不注入感情,那么只会让读者乏味。记不清是谁说的了:“那种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纲领中的现成原则作插图的艺术,是蹩脚的艺术。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正是由于他能提出新的东西,能运用其全部直觉,深入到通常统计学和

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中去”。

而全部直觉的调动和运用,靠的就是丰富的感情。康拉德说得好:“一切艺术首先都是同感情打交道的。”

10

挖空心思地寻找主题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寻找不但痛苦烦恼而且往往令人颓丧。玄妙高深且又浅显易明、朴素而“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主题,更难遇看起来表达能力很强的一些作家,这大约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感觉缺乏杰作的原因。

不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伟大的作家,留下多少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杰作。人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停止写作。在他们活着时或者逝世之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们还将不断地书写新作。同一地球上生活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纪的所有作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竞争,都在从不同的感受、体验、经历中寻找新书的题材。他们正在构思和写作的每一本书和出版的大量的用世界上各种文字印成的书,都会遇到一个主题问题。

那些有幸获得神来之笔的人们,必是勤奋刻苦的不懈追求者。

让生活赐予一切有志于文学的人们的灵感和聪明才智吧。